皕宋樓藏書志

イ加2
796
32

門 イ 2
號 796
卷 32

皕宋樓藏書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九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明抄本

元貢師泰撰

前有玩齋貢先生紀年錄　朱鐩撰

先輩論詩謂必窮者而後工蓋本韓子語以窮者有專攻之伎精治之力其極諸思慮者不工不止如老杜所謂癖躭佳句語必驚人者是也

然三百篇豈皆得於窮者哉當時公卿大夫士下及閭夫鄙隸發言成詩不待雕琢而大工出焉者何也情性之天至世教之積習風謠音裁之自然也然則以窮論詩道之去古也遠矣我朝古文殊未邁韓柳歐曾蘇王而詩則過之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陽再變未幾於唐至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諸公者作然後極其所摯下顧大歷與延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吁亦盛矣繼馬宋而起者世惟稱陳李二張而宛陵貢公則又馳騁虞揭馬宋諸公之間未知敦軒而

敦軒也公以余爲通家弟兄每令評其所著如東南有佳人嶰谷有美竹深得比興日入柳風息芙蓉生綠水遠詣選體厚倫理如風樹春暉樹風操如葛烈女段節婦李貞母陳堯妻感古如蒼梧滕閣紀變如河決蘇臺論人物如耕莘昭海遊方之外如子虛道人楊白花吳中曲有古樂府遺音國字黃河可補本朝闕製其他所作固未可一二數此豈效世之畸人窮士專攻精治而後得哉蓋自其先公文靖侯以古文鼓吹延祐間公由胄學出入省臺其風儀色澤雍

容暇豫不異古之公卿大夫游於盛明故其詩
也得於自然有不待雕琢而大工出焉者此也
公年尚未莫氣尚未衰而尤嗜問學不止今爲
天子出使萬里外他日紀錄爲風爲騷人爲朝
廷道盛德告成功爲雅爲頌又當有待於公者
豈止今日所見而已編是集者爲其高弟子謝
肅劉中及朱鏞也別又爲公年譜云公字泰父
號玩齋學者稱爲玩齋先生至正十九年秋九
月九日會稽楊維禎序

玩齋貢先生昔授經宣文閣下僕時始至京師

以諸生禮見得執筆墨承事左右凡先生之著
作無不飫觀而熟味焉門人豫章塗穎會稽何
昇嘗爲輯錄成編列卷數十侍講金華黃公宣
生以使節廉問閩海僕適從以來南暇日輒竊
錄其歌詩數百篇藏諸篋笥門生迺穆泰陽綱
桂郁鄭貫等請刻梓以傳嗚呼詩道至宋之季
高風雅調淪亡泯滅殆無復遺國朝大德中始
漸還於古然終莫能方駕前代者何哉大率摸
擬之迹尚多而自得之趣恆少也閒嘗觀諸二

三大家之作猶時或病之況其他乎先生之詩
雄渾而浚拔精緻而典則不屑屑於師古而動
中乎軌度不矯矯於違俗而自違於塵滓才情
周備聲律諧和斯蓋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
胡可掩哉若夫朝廷之制作金石之紀載則具
有全集在焉至正乙未冬十有一月壬午朔門
人郿鄠趙贊書

玩齋詩集者中書戶部尚書宣城貢先生之所
作而其門人謝肅朱錡所彙而萃之者也先生
蚤侍先文靖公遊京師入胄監而聲華赫然爲
六館諸生之冠當是時文靖方在朝而諸先生
若草廬吳公松雪趙公四明袁公巴西鄧公清
河元公雍虞公石田馬公豫章揭公廬陵歐陽
公先後以道德文章鳴海內而先生遊遊其間
講明論議涵濡漸漬所得者深所蓄者大其學
該博而閎衍其識高明而超卓其才瑰奇而雄
偉其氣剛大而振發故其於詩也得乎性情之
正止乎禮義之中博而不冗約而不嗇直而不
倨切而不泥舒而不緩奇而不險深而不晦優
柔而不迫和平而不躁雄放傑出而不蕩以肆

如江河盪漾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曖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誠所謂一代文章之宗匠者矣用壬曩歲辱在翰林先生時爲兵部侍郎閒出平生所爲詩文亡慮數千百篇謹受而讀之欲爲次其簡編以成一家之言而亦得託名於不朽則先生以都庸使者持節南邁而不果矣其後用壬以使事還江東遭時孔艱流離顛沛聲迹之邈不相聞者且數年今年春先生將漕閩廣粟道出海昌値海上有警而遂留居焉用壬日陪杖屨散步林皐從容進曰先生昔所示文若詩敢請以畢前志先生喟然歎曰自喪亂以來圖書散失吾文稿之所存者十亡一二今吾老矣追思盛年之所作殆不可復已然吾胸中之耿耿者猶在雖孤客遠寓而感時撫事未嘗不形之詠歌也因發篋中所藏前後得四百餘篇披閱數四於是知先生之學益至而識益遠才益廣而氣益充非仁義道德之素積于中歷困窮患難而不動其心者安能若是也哉亟欲類之成帙適有校藝江浙之行又不果既歸則其

門人謝肅已序次之矣惜乎用壬不能輯錄于
未散失之前而肅也乃能掇拾於已遺落之後
非惟有愧於先生而亦有愧於肅矣然而肅是
編之成獨非用壬之志之所存乎用敢序於篇
端至正十九年秋八月望日諸生桐川錢用壬
謹書

至正五年春宣城貢先生以翰林供奉出爲紹
興推官而文聲政譽赫然傾動乎東南東南之
民既德之士而志于學者亦皆爭出門下惟恐
在後于時肅年尚少沉伏下里雖不獲仰承緒
風餘論往往聞大夫士有誦先生詩若文者則
必錄而識之以自致其忻慕之心焉又六年肅
始就學郡庠則先生已去郡值朝修黜陟之法
而大臣有薦先生在紹興治理爲兩浙第一者
遂以召復入史館矣自是參贊經筵司業國子
以敷歷於省臺之間而治聲大振播於人人聞
於朝廷朝廷之倚任日益以重而海內之人識
與不識咸望先生之大用於時也如肅者既抱
其忻慕之心至是則重是歎曰先生今天下人
豪也肅安得一受指教以足生平之志願哉又

八年春肅以游學來杭適先生退自政府始得謁拜于吳山舍館先生受而不拒列于弟子員後使十餘年欣慕之心一旦傾寫庸非幸歟未幾朝廷詔先生以戶部尚書總漕閩廣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因留居于州之北門凡七閱月而先生起居食息之頃肅未嘗不在侍也說經之暇間授肅以作文賦詩之法肅既籍記之復退取先生詩文之稿而讀焉見其名友迂者則武威余公序之名玩齋者則金華黃公序之名東軒者則新安程公序之其論夫行于今而傳于後者何其詳且備耶然攷其卷帙則錯亂無幾問之先生則知皆殘缺遺亡於流離患難之餘矣亟與新安胡彥舉錢塘劉中海昌朱鑑力加搜訪或索之記意或求之卷册或錄之金石得古賦歌詩論辨書啟記序表狀碑誌贊頌雜著凡若干卷而學者猶以未之快覩焉慊焉於是先取詩歌大小三百餘篇繕寫成帙題曰玩齋詩集且復於同志曰先生之詩本之以精博之學發之以雄偉之才資之以高明之識備是三者而不苟于作故作則沛乎其莫禦方其意

之運也如老將赴敵某執弓矢某執戈某執旗鼓俾各從其所令合以正而勝以奇奇正相因循環莫測而節制斬然不亂及其辭之措也如大匠作屋鳩衆工而聚羣材某爲梁某爲棟某爲椽楠俾各精于所事迨夫屋之落而環視之則門廡堂室秩乎其敘黝堊丹漆煥乎其文而莫有見其攻琢之痕繪畫之迹者惟其運意措詞各極其妙故雖縱橫上下出入馳騁而萬變不窮也凡其宦轍所歷若皇都上京大河以北長江以南九州萬里之外其趨朝扈駕則有

際遇之深恩錫之重其出使反命則有諮諏之勤靡及之歎其孤客遠寓則有游從之適登臨之勝是以文物禮樂之光華民風俗尚之美惡名都重地之壯觀與夫忠臣烈士之節概蠻夷下國慕義而來王者一切可以形之咏歌則莫不即時而紀事託物而引興與從官大臣文儒逸士相爲倡和而其音節體裁舉皆清俊奇古雄渾雅健有典而有則固非風容色澤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而語也益自風雅以來能集詩家之大成者惟唐杜文貞一人而已繼文貞而興

者亦惟我朝雍虞公一人而已試以道園所錄合先生是編而並觀之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雖然即其詩又烏足以知先生哉先生說經必極聖賢之指要使學者深領其意而後止爲文章必出於已而無愧於古作者在官政必欲上盡其道而下懷其德雖古循吏有不及至于出處大節俯仰無愧每謂禹稷顏回同道而孔明之煩未嘗不與淵明同其靜此則先生素所自養而窮達一致者也或掃室焚香抱膝危坐而終日不動或露晨月夕宇宙軒豁則散策海上逍遥閒曠而默識夫造化之妙以自適其天下之樂則浩然之在胸中者爲何如而視功名文學猶視爲末事剔所謂詩歌者耶而肅等汲汲於此則固弟子之宜爲然先生所作率多散佚國家太平之美迺今編緝於干戈危急之秋毋亦思治之義也乎遂書以爲序十九年夏五月甲子朔門人上虞謝肅拜手謹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

以爲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捷機變者雖强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天下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閒得一人焉曰貢泰甫泰甫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游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爲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吾二人者驩然相得若魚之泳於江獸之走於林也時泰甫爲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者卽與聚盍有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卽相與賦詩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圖書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卽聯鑣過市據鞍談謔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與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止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在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爲當然而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爲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强顏色昏旦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爲也因翺翔自放無所求于人已而

皆無所遇予既歸淮南泰甫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官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太原賀君爲丞相蒐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甫之治爲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召爲應奉余適入朝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於泰甫鬚髮皆白而泰甫銳然紅面白如　出其別後所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泰甫眞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所遇而淹於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樹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學且其貌充然非其中有所負益不能爾

然則吾泰甫之迁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亦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爲也泰甫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於兼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年月日

青陽山人余闕序

方今士大夫號稱文章家多推宣城貢氏而泰甫其尤秀出者也嵓幼聞先翰林公過庭之訓

蚤受業太學博士在朝又得與虞揭歐馬諸名賢游爵位通顯故其文章爛然宏博靡麗卓邁偉偉高者可以追配古人非當時流輩所及也蓋嘗有友迂集余左丞廷心公序之又有玩齋集黃太史晉卿公序之美矣詳矣今又有東軒集焉徵序于余夫以先生之文當時所推重將不賴二公之序以傳二公之文章固高一世猶不賴以傳況如余之昧昧者乎是以低回畏避而不敢也雖然先生脫吳門之難棲遲海上者三年益得肆其問學之功及丞相迫起之不得已爲兩浙運使才志又不得以大展則抑遏隱忍以就筆硯之末載其道於書故其陳義之高屬辭之密深厚爾雅又非前日友迂玩齋之比矣是不可以不知也太史之稱虞卿韓昌黎之論柳子東坡海外之文少陵夔州以後之詩彼皆有所激而進也余於東軒亦云東軒在杭之校益所寓也余非敢序東軒之文也因東軒之文而有感焉故書之云爾至正戊戌十月望新安程文書于越之蜀阜僧舍

夫人之生者有聲聲遍乎心其宣諸口者謂之

言言中於理倫比之而有章者謂之文則文乃言之尤其可傳而不泯者又文之尤也蓋言以宣意文以立言可傳而不泯者以其中理而載夫道也道也者貫古今而不可易則文之用可得而泯乎三代而上文與理具六經之文是也三代而下文自文理自理言之不能措諸文者有之矣文之而戾乎理者亦有之矣道何自而明乎閒有作者刮其浮習欲舉一世而甄陶之雖鼓舞奮迅於一時終亦轇轕於故常而不克大有所振者可勝歎哉至於我朝元禎延祐之

閒天下文安人材輩出其見於文者雖一言之微亦本於理累辭之繁必明夫道有溫醇忠厚之懿無脆薄蹇淺之失其流風遺韻漸涵洙濡蓋將澤百世而未艾烏乎文章之盛其斯時歟自世故日變而士氣不揚故老凋謝而師承無法辭之儷乎古者不多見也況其可傳而不泯者哉及來閩中始得今戶部尚書宣城貢先生之文而讀之其言簡而明曲而當法度嚴整而意態舂容所謂不多見者非虛言也其先翰林在延祐時以文名則先生之得於家學者有素

矣人徒知其文之古而不知其本於理也人徒
善其詞之工而不知欲以明夫道也可傳而不
泯者其可誣乎雖然是猶論其文也若夫立朝
之節臨民之政與夫理財之方一皆見之行事
之實而非空言之無證者可傳而不泯者不獨
文而已先生之門人劉中鄭桓以其平日所著
曰友迂曰玩齋曰槀槀曰東軒曰閩南等集類
而成編來求余序因併及之先生名師泰字泰
父與余爲世契至正辛丑夏四月廿有四日特
授亞中大夫治書侍御史兼經略使山東李國

鳳序

黃溍後序曰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
江浙鄉闈溍以非才誤蒙薦送泰縗末科公既
入居文學侍從列而溍隨牒達方浮湛州縣晚
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
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
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升次對
溍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爲寮日相款洽屬
有史事罔敢不親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閒
於侍郎之高文大册長篇短章雖時獲窺豹一

班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滑以老得謝歸臥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猶駕使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謂之進而旅於門下之士者景次其文集爲若干卷持以示滑始遂其快覩而厭飫於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於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爲言不得不異烏有一定之體乎侍郎早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遊於成均逮釋褐授官而踐歷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蓄之素施於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孚衆聽施於史傳則務詳贍精覈以推敘功伐而尊國勢施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爲矯激他歌詩雜著贊頌碑銘紀敘之屬非有其實不苟飾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至於宦轍所經名區勝

地大山長溪窮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雅奇絕之概有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畸人靜者互爲倡酬則皆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士草

野寒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而語也蓋其爲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孰爲臺閣孰爲山林也耶東坡先生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雖一日千里無難及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不可知也所可知者當行于所當行當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欲知侍郎之文請以先生之言觀之至正十又五年秋八月甲子

黃溍序 案明刊本東坡以下缺今据元板黃先生集補

王禕序

沈性刊版序 天順癸未

沈性拾遺跋

葛萬璧跋 嘉靖乙酉

李默跋 嘉靖乙酉

貢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明刊本

元貢師泰撰 前有紀年錄朱謀

楊維楨序 至正十九年

趙贊序 至正乙未

錢用壬序 至正十九年

謝肅序

余闕序

程文序

李國鳳序 至正辛丑

黃溍序 至正十五年

王禕序

沈性刊板序 天順癸未

沈性拾遺跋

葛萬璧跋 嘉靖乙酉

李默跋 嘉靖乙酉

羽庭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劉仁本撰

天台之山下盡東海者曰黃巖其別峰走曠原而秀者曰委羽山之人有曰劉德元者頎然而清勁然而元飄然有遺世之念自壯時愛讀揚子書所爲文往往有類而或過之後涉艱棘履險阨而作又益進其雄篇也浩浩焉不可端倪倪其小章也幽幽焉又不可破裂噫非元微之理存於心其所發者能如是歟余嘗即其人與之語矣因疑其山川之氣清淑者盡萃其身而又能養之全守之固而益充故其文山立而水行雲興而霆擊星辰之布列雨露霜雪之滋

悴鬼神之寓顯人物之昭煥有若天地之所以
化生萬彙而非人力之可及文之元果若是否
乎元之理在其身有非他人之測識者或謂揚
子雲行有所不逮然其文又非後進所能擬是
則所著太元經果元乎果非元乎德元果知之
乎余豈得而議之今輯所爲文號曰亦元孰曰
不可不然後世有劉德元者必好之矣軒轅彌
明自衡山來愛其文也故憑物而序之重爲歌
曰悠悠太虛孰可憑我欲馮之氣所乘坎壈窒
鑿紛不成精明純白道自寧天台半落黃山青

山中老人劉羽庭吟詩作賦如建瓴軒轅道士
來相迎袖中出我亦元經起伏萬狀不得名爲
歌此曲山月明宋無邈序

至正癸卯之冬十月余被戎事過上虞主胡師
德氏有柳生泰者謁求柳莊詩遂口占授之既
而朱君伯賢曰生能致鬼神爲文詞多奇詭即
挾入密室請賦白雲巢篇余方與客詹國器陳
惟敬劉坦之僧震雷隱昱大明及胡生璉立談
頃伯賢亟出曰若有降靈馮于物者自稱爲韓
愈氏即軒轅彌明書諸凡曰聞羽庭公能文章

敢請見教邀余及衆客入室余辭以無與似者
大明取余近製守拙齋記一篇質諸神神使誦
之若有聽焉既終誦乃書曰善則善矣獨中間
熙字誤此吾淮西碑中語也當作嬉衆皆驚愕
又書曰羽庭公近著亦元集吾請爲之序可乎
凝神入思頃刻附筆立就辭語絶類韓子體製
因憶向在庚子正月閒夢偕士友論文俄而見
巍冠博帶者馮虛陟降謂余曰吾昌黎韓愈也
授以片楮楮中有云文以載道道有顯晦文亦
爲之低昂道在日用閒文貴平暢則道自然明
白文猶製衣也挈其領而裾之理斯順矣覽而
記憶嘗以語卓君習之宋君無逸今序中乃曰
吾嘗即其人而語之矣斯言似有脗合乎前者
蘇文忠公作昌黎潮州廟碑謂公之神在天下
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又謂不依形而
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誠
哉言也豈余亦嘗信之深思之至君慕蒿悽愴若
或見之耶故不得遺置輒錄諸編左以備觀覽
幸毋訝其迂誕焉是年月既望天台劉仁本書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平陽陳高撰

子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敘爲銘爲讚爲箴爲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焉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家敘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予于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于理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倣視一世人于文章靳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卿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諸典冊相與

復薦之而子上以親老　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任未二年度時不可爲輒自免去擅兵柄而倔强州郡閒者多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其用周流東西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脅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于懷慶尋以疾卒既卒而其交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于天成其學于已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于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

以暴于世則天下之于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予之所以重爲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鏤板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豈不猶予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陽稱子上之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口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前翰林編修眉山蘇伯衡序

自識曰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城回至州南閒變倉卒回江浙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

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不及與家人別
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迤逦
道途隨處留寓念予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
已八年矣守拙耕田歸老而罹此變閒關逃遁
非有所爲也求無媿於心而已矣困厄顛沛之
餘觸物興感牽爾成詩聊筆諸簡册以示不忘
閒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醜不暇擇
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

百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四十

居竹軒集四卷　文瀾閣傳鈔本

元成廷珪撰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五卷　舊鈔本　黃蕘圃舊藏

元吳郡海昌張雨伯雨撰浙江鄉貢進士姪誼編類

黃氏手跋曰此句曲外史詩係子友金心山所

蓄者心山爲吳庠生與予同與歲科試因相識焉然但知其能文而餘所善則未之知也後于親友案頭見有單條小幅奇花異卉寫物生動之趣溢于楮墨方知其善于繪事而予與心山蹤跡不甚密因未曾以尺素相求客歲聞心山已死殊爲惻然後書友有携舊書來者云是心山物并于雲溪友議未見心山手跋知爲文瑞樓金星軺之孫蓋家故藏書即散亡之餘亦不失惓惓愛書之意用是重其人以重其物而于是冊聊著梗槩云蕘圃黃丕烈

句曲外史貞居先生集七卷　舊鈔本　厲樊榭舊藏

元張雨撰

陶宏景在齊梁時掛冠居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性雅淡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吟詠盤桓尤喜著書賦詩旁通陰陽醫藥之術朝廷屢徵不起世以高尚稱之後七百餘年當元盛時貞居以儒者抽簪入道自錢塘來句曲負逸才英氣以詩著名格調清麗句語新奇可謂詩家之傑出者也當是時以詩文名世者若趙松雪虞道園范德機楊仲宏諸君子以英瑋之姿凌跨一代

諧鳴于館閣之上而流風餘韻播諸邱壑之間
貞居以豪邁之氣超然自得獨鳴于邱壑之間
而清聲雅調聞諸館之上諸君子亦嘗與其唱
酬往還雖出處不同而同爲詞章之宗匠譬如
軒輊詎知其孰先而孰後耶矧貞居博學多聞
襟懷蕭灑故大夫士多景慕而樂道之也夫隱
居貞居時世先後好尚問學似未可以同日語
然隱居之清風高節貞居之雅度逸才亦可謂
前春而後應豈非句曲山清爽之氣鍾秀于二
子歟以吾夫子中庸之道修己治人之學金聲

玉振之文昭著于天地使其學道而望洙泗之
科猶未易量也至若奔競功名蹀躞聲利醉生
夢死不自覺者則二子之風度將追嚴子陵陸
修靜之武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子其
庶幾乎貞居張姓雨名伯雨字貞居其自號句
曲外史世人稱之也吳郡徐達左序

錢氏手跋曰元句曲外史集　四庫書目所載
正集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其七卷是本
卷數雖同斷非　四庫書目所載之本其第七
卷內詩餘芽山逢故人至跋定武蘭亭九頁半

是厲徵君樊榭手補尤足寶貴細審其所補之
來本大約出自珊瑚網及鐵網珊瑚書畫正續
題跋記三書居多其硃筆是丁龍泓徵君之筆
無疑更所謂趙一清校則不能知其所在矣予
昔年曾見外史手書詩稿兩冊當時念念不及
錄出一副本定然與此集大有異同之處若得
彙爲一集則爲外史全集之大觀也明虞山毛
氏所刻元人十集遂江可將是一校尤善然毛
刻斷不能如是本之富耳丁酉十二月初四日
快讀一過因爲記此夢廬錢天樹

倫奐集十二卷 舊鈔本

元 括蒼鄭元祐明德撰

逐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于
杭于書無不讀作爲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闢
一主乎理而氣以攄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滂沛
汩汩乎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綽有古作者
風旣壯來僑于吳比老乃彙其所作之文曰僑
吳集授徵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久而作
之爲多故名焉子實見而知之者宜爲之序徵
不敢辭庸復于先生曰先生固僑于吳矣夫吳

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巖之勝水有三
江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
乎城郭之內外民俗富而淫財賦强而盛
故達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旅逸客無不喜
游而僑焉其僑何如不過卽其山川風力之美
觴詠嬉娛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
僑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而子游北學
于孔子與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聖人
一體爲文學稱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
以僑焉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修之益耳豈
徒藉乎山川風物以爲觴詠嬉娛之適而止耶
則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已惟其異乎人之
僑所以發而爲文亦有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
言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
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其發于外者無非文如
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
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實道之顯不可歧而
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爲學絶諸子各以所見
著書是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有純
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于古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于道至歐陽修氏蘇軾氏曾鞏氏文非不能爲也豈能與道弗二乎文而一出于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焉觀其易通易傳正蒙本義等書簡妙精切不惟輔翼聖經而幾可與之竝由其得孔孟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爲之文哉徽竊聞先生嘗以文師承于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剡源戴公此二公學羣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于先生洎先生所自得有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賢之道道未必不寓乎文文未嘗不載乎道文與道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爲學者亦在其中矣奚必果僑于吳而後有所得也哉第假是以名編爾徽生也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吳累世矣然于道詎有所聞而文亦莫之能措于先生豈弗甚可愧姑從命强顏爲之言是集也爲古今詩銘箴讚題書疏序記碑誌總若干篇釐十有二卷於戲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豈

獨吳哉至正二十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學謝
徽序
張習重刊序 宏治丙辰
詠物詩一卷 舊鈔本
元謝宗可著
詩大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則詩其心乎詩
自三百篇降漢晉以來至唐宋而聲律悉備沿
至于今蓋以義理正之風雅其道然矣本朝金
陵謝宗可爲詠物詩數百篇涵蓋精微詞必新
理必正字必工事必謹綺靡而不傷于華平淡

而不流于俗于是求公之心槩可見焉予居宣
城或見之亟以念誦記而後已竊爲之評曰晉
謝朓幽襟逸懷故詩多清新李賀唐王孫故詩
多富貴觀公之于詩又能兼之至正癸巳汪澤
民題
鹿皮子陳先生文集四卷 舊鈔本
元陳樵撰 盧軿子友編輯
周旋序 正德戊寅
案鹿友子集有
塞曲夜闌曲海人謠望夫石東飛伯勞西飛燕
國朝董肇勳刊本卷二缺出

五首卷首周旋序亦缺此乃完帙也

林外野言二卷 舊鈔本

元崑山郭翼字羲仲撰

傲軒吟藁一卷 舊鈔本

元胡天游撰

鄧山序 弘治十二年

師山先生文集八卷遺文五卷 明刊本

元鄭玉撰

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予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疑其體制往往或出于繩墨心未之好也

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于是迺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物一體于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

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强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爲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郡中詘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于出處死生之際

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光所爲辭章凡近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豈可謂先生之文與行皆卓然者世其得而朽之者乎予懇夫讀先生之文者如子向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子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洪武三年歲舍庚戌春三月朔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官金　王禕　充書

案此序王忠文集失收

竹居詩集一卷舊鈔本

元王禕撰國子助教郡人張信校正

張洪序 宣德元年

王進序 宣德元年

范頤先序 宣德二年

李傑序 正德六年

徐謙跋 宣德二年

六世孫卞跋 正德九年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附錄一卷 鮑淥飲手鈔本

元靈武王翰用文撰

詩者聲之文也本于內而見于外者也仁義之發醅以正忠憤之感激以烈驕侈之宣淫放僻之辭誕豈偶然之故而已哉粵自唐虞聖神以敬畏一心發而爲賡歌慎念之語成周君臣以中正一理敷而爲皇極敷言之教下迨乎三百篇之制或颯颯乎正音或未響之流變皆非有出於人心之外也戰國之間屈平氏以其忠憤奮激之心一寓于離騷之作炎漢以降蘇武諸

葛亮以其忠直義勇之氣再變爲五言之體晉淵明得其沖淡自然之趣唐少陵寓其忠君憂國之誠又豈有出于是心之外哉洪武庚午子留案來閩郡庠生王偁奉其父友石山人遺稿謁予請序其首予觀其詩毋慮百餘篇而詠于感慨者極忠愛之誠得于沖淡者適山林之趣已心異之而未盡知其詳及取其自決一首讀之凜然如秋霜烈日之嚴毅然有泰山巖巖之象出處之分明死生之理得然後知其嘗仕于勝朝而秉義于今日故凡其所作者皆心聲之

應而非苟然眩葩組華者比且徵于予之向所云者爲益信也噫觀是編者固可以求其心求其心者尤當以景其行景其行則可以相忘于言語之外矣于予言何有哉因其請之勤而感其辭之寓遂書以歸之山人名翰字用文友石蓋其自號也時仲春初吉前進士監察御史廬陵陳仲述序

先府君平昔喜作詩晚年隱遯林壑尤必以此自娛故凡其觸物感事流連光景一寓于詩以舒其抑鬱之懷以發其憤惋之氣其作頗多第

以家不蓄蘗俾自悼年爲所背棄不能一舉成
篇比自有知以來始于耆老故舊之間掇拾遺
篇粗得以上若干首類成卷帙用敢示之子孫
是雖不能盡得其詳而其志節大略亦于此焉
見耳嗚呼爲子孫者苟能因其詞而知其心則
亦庶乎凜凜然思以繼承于不墜哉歲上章敦
牂孟春初吉孤子俾謹書　玄孫焯謹錄
閱過齋集八卷淡生堂鈔本
元吳海撰門人靈武王俾編次進士永嘉胡甯
校正

徐起序歲在辛巳
王俾跋歲次辛巳
案卷首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版心有淡生堂
鈔本五字徐起王俾兩序後一題歲在辛巳一
題歲次辛巳蓋建文三年辛巳也革除之後跋
經刓改故不著年號
學言稿六卷明弘治刊本
元臨川吳當著
徐霖序弘治十三年
葉天爵跋弘治十三年

學言稿六卷　文瀾閣傳鈔本

元吳當撰

北郭詩集六卷補遺一卷舊鈔本　曹彬侯舊藏

大元澄江書院山長許恕如心撰

詩爲吟詠性情作也例以刪後無詩可乎今八之詩與古人之詩異詩人之詩與文人之詩異然詩而不以文爲法則又戾于古也邈矣世之名公鉅儒騷人墨客傷人感懷物情景態吟詠之間一唱三歎而不足自非胸中有文者疇克爾耶北郭許君如心其質清以奇其學醇以正其爲歌詩也其思深其義備性情中出固也故古之爲詩者太白之言放子美之言憂盛世之士其言也雍容世之亂也其言悲傷嗚呼是孰使之然哉若如心者不遇于時不偶于世感歎悲哀之辭見諸短章大篇中渾涵汗瀾而有流連光景之思嗚呼可悲也已使吾如心得時行志而爲治世之音被之樂章薦登清廟當不啻是集之鋪張而已也如心名恕嘗用薦者起家澄江書院山長北郭其自號也因以是名集洪武十四年辛酉歲夏五月溝南老人里中張端

序

江陰許處士如心于卽世之若干年其仲子今禮部主事節裒其所爲詩若干篇鋟諸梓曰北郭集請予序之以博其傳焉噫處士之詩亦盛矣節之用心亦勤矣然處士未始　詩之傳而節則不忍靳其傳也世之處得其勢又能張虛名擥浮譽者其爲詩易以稱易以稱則易以傳也而山林枯稿之士韜形斂跡若玉在璞而珠藏淵也苟非其光潤實有不可掩者則其爲詩獲稱于人也難而獲傳于人也亦難矣易傳也而或傳之不久難傳也而或久而能傳則君子有甯爲彼而不爲此者矣大都詩之所本者情也詩而不本于情何以謂之詩情之所著者詞也情而不著乎詞何以達乎情詞之所依者音也詞而不協于音何以備其詞蔽是三者而後爲詩之至今觀處士之詩玄澹冲曠其情也發揚浩瀚其詞也流亮激越其音也是雖欲弗傳蓋難乎其弗傳也是節雖不博其傳蓋傳之者自無不博也而節之心則有不忍者焉此北郭集之所以刻也序而歸之尤知處士之有子洪

武癸亥夏四月既望將仕郎右國子監學錄吳
郡金文徵序
禮部主事許君文度持其先處士之詩曰北郭
集者若干卷求爲之序其雍容俯仰若冠冕紳
琿周旋堂陛之上其縱橫馳騁若風雲虵鳥拔
兵行陣之間而其音節曲折則如琴瑟簫磬雜
乎竝奏而雅韵逸發也予亟讀之不暇而爲之
歎曰美哉乎處士之作也果何自而臻此予聞
山林江湖風振樹而雨垂淵其間隈壘波濤與
夫石竅木穴遞爲吸吹吞吐舂撞澎湃而洪纖

廣隘徐疾以有函湖清越鏗鏘鏜鎝作止散合
引唱荅和無不中音合節天爲成而地爲設也
古人之于詩何獨不然哉其情與事物感觸有
憂愁悅豫喪離疾痛也于是焉有歎息嘯歌哭
泣呻吟之聲因其聲之韵合言之文而詩者出
焉莫非自然也夫惟自然是以不窮于研揣畦
町之間有以發其比興之微而極乎人情物理
之變今于處士之作見之矣處士鍾粹美之資
抱疏通之才執温恭之德而抗高尚之志方鄉
邦據于僭僞時鮮不爲其用以苟升斗之祿處

士曾不屑焉盛年甘自放于海濱則其平生之
情歡愉怫悱悲思慷慨觸于物者宜有以昌其
詩而發焉嗟乎與處士竝世而遷就委曲取容
貴者非不得時名而爲閭里之所艷距今才二
十年泯焉與草木同腐者其人往往處士雖布
衣没齒自其在時負能詩聲既没而有賢子若
文度者發其遺稿彙次成帙刻梓以傳處士之
名固當與是集竝存天壤間矣以其所得者計
之其所取造物果孰優乎哉是爲序洪武十八
年歲次乙丑三月六日前史館眉山蘇伯衡序

古人謂置心平易始知詩泥爲詩乎浩然欲立
萬物之表藏于無端之紀是慕空虛耳非平易
也屑屑然與世俗是非相勝負圄之而莫脫是
恆陋民耳非平易也惟高不絶俗近不遺理喜
怒在物死生優游廊之通造化斂之存方寸始
爲得之若晉之陶淵明是也故其詩澹然無作
隨意而成言不離乎人世而與至理相涵若風
之鼓物虛實相應自成律呂識者聽之謂不異
韶濩其後力欲效之者惟韋應物柳子厚應物
唐史不載其爲人不可得而知子厚少年冒進

酣豢富貴胸中固非泊然自靜者矣及投荒裔居閉漱滌其辭雖清吟可愛而憤激不平之意時泄于其間果足得淵明心乎不得其心而逐其辭雖子厚猶不能至況不及乎吾以是知學淵明者莫若得其心辭非所論也當元盛時取士之途甚狹士大夫不由科舉惟從吏而已積月累時求一身榮耳雖間有長才善策迫于其類亦無從施故有志者不肯爲也甯往往投山水間自樂其所有如北郭先生其一也先生少以文學著名用薦者起身爲澄江書院山長不

樂卽弃去浩然自得與山僧野子相往還乘風詠月人莫測也其爲詩一出自然讀之愈久而意愈無窮固不服如世之粉藤一辭一句取媚人口此善學淵明者也雖然淵明當晉室告終力不能救其詠吟茅茨之下固非得已也先生亦豈隱者使言行計從當與古人有爲者竝今抱身而去獨得已乎讀先生之詩則先生之爲人可知矣先生諱恕字如心江陰人也其子節今爲禮部主事學行無愧于先生云洪武十有八年歲在乙丑春正月既望天台林右序

玉笥集十卷舊鈔本

元 會稽張憲思廉撰

劉舒序成化

劉江序

今釋跋

張煥采跋

鶴年詩集三卷舊鈔本 宋賓王校

門人四明戴良編次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于國風者僅自邠秦而止邠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西北諸國若回回蕃康里畏兀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貫公雲石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似商隱貫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竝駕他如高公彥敬獲公

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聶公古栢斡公克莊
魯公至道二公廷圭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
言此數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邠秦蓋不
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
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
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數公
差後起家世以勳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
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于仕
遭時兵亂逃隱海上邈不與世接凡幽憂憤悶
悲哀痛苦之情一于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
諸作要皆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至尤
在于五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
寓夫憂國愛民之心愍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
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蓋其措辭命意
多出杜子美而音節格調則又兼得我朝諸閣
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
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數公之流亞
歟然數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
子孰不膾炙其言辭鶴年遭夫氣運之適衰方
獨退處遐陬而爲所謂窮者之詩以自慰其能

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至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絶域之詩俱得繫之天子之國而鶴年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以與數公竝傳于斯世者將遂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夫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別有傳茲不著至正甲午秋九靈山人金華戴良序

太學生戴習錄其師鶴年先生詩曰海巢集者請題其後鶴年予友也其詩忠義慷慨有騷雅之遺意焉昔唐之僧有讀其友盧仝之詩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吾讀海巢集亦云生其寶之生其寶之虎邱澹居老人至仁書

宋氏手跋曰丁鶴年詩向無刻本轉相鈔寫譌字頗多雍正丁未端陽後一日得秀水朱竹垞翁所藏明正統間刻本于吳郡桃花塢文瑞樓雨窗較閱刻本亦微有譌字前明蕭山魏驥序之賓王較并記

案此集係竹塢文氏家藏後有文點與也圖章

鶴年詩集三卷　元刊本　徐興公舊藏

元丁鶴年撰　門人四明戴稷習脩江向誠信道方外曇鍠編次

徐氏手跋曰予嚮家藏丁鶴年詩三卷乃永樂間刻版後有廬陵楊文貞士奇跋語紙墨古潔予珍惜之斯本爲元版亦分三卷簡首有高惟一印章惟一國初人有孝行事詳郡志二本俱善因合藏之萬歷丁未春正月三日徐興公題案此元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卷中有閩中徐惟起藏書印朱文長印徐㸃之印白文方印徐氏興公白文方印卷面有興公手書丁鶴年徐氏汗竹巢珍藏本元版十四字

丁鶴年先生詩集三卷　舊鈔本　勞巽卿舊藏

元丁鶴年撰

勞氏手跋曰丁鶴年詩從宋賓王校本傳出隨校一過原本卷首四番及序跋補遺詩皆賓王手錄卷中誤字尚有塗鉛未補者俟再値本校之癸卯九月四日鐙下書于玉參差閣卧室龔卿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四十一

青村遺稿一卷舊鈔本

元劉涓撰

董期生序嘉靖三年

胡森跋

黃端序

黃宗明跋

貞素齋文集八卷附錄一卷附北莊遺藁一卷 舊鈔本

元 舒頔道原撰

予蚤歲浪游湖海間所作益多求其合于體者蓋寡因其寡而嘗致極思焉自壬辰寇變家藏譜畫書籍與所作舊稿蕩然無遺雖居離亂中艱難險阻千情萬狀獨于詩未嘗忘情復盈數帙自題曰古澹華陽稟貞素齋集不過其所歷所見爲異時話柄四五年間妖蘖未除兵革未息出處未甯東奔西竄又復零落當飢寒鬱悒不堪于懷發而爲哀怨憤切之語關于風係于世事槩見于辭雖無匡救之直而忠愛之意惓惓然一飯不忘焉則三百篇不作則治亂風刺之義不幾于息乎予之所作雖未合于體幹于道或者有時關于時設未盡善尚俟夫後之知音者訂正云洪武辛亥冬十月六日華陽逸者

舒頔道原甫序

趙春序 嘉靖庚子

戴嘉猷序 嘉靖庚子

胡富序 正德戊寅

胡文彬序 嘉靖庚子

裔孫朝陽序　嘉靖庚子

徐銘跋　嘉靖庚子

方桂薰跋　同上

章瑞序　正德戊寅

黃槐跋　嘉靖庚子

裔孫泰跋　正德戊寅

汪用章序　嘉靖庚子

七世孫旭跋　同上

八世孫孔昭跋　同上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文瑞樓鈔本

元錢塘錢惟善思復撰

錢塘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盛之年未嘗有紛華之悅予見其詩益知其爲人思復知予之知之也悉出其生平所著者以示予何其妥適清蒨娓娓乎有唐人之遺風焉夫詩本於性情之微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於衷者苟同於利欲而受變於世故之糾紛雖飾其言以爲詩固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於內者完而接於外者不雜故其發於言者若此嗚呼詩豈可强爲之哉予蚤歲亦嘗有志於是顧爲貧

所驅奔走埃壒之涂蓋久矣安得從思復日襄
羊於雲煙水石間以陶寫吾之所得於天者乎
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詩工於景物至晚唐四靈殆已無可掇拾皇宋
涉於議論遂謂議論非唐詩少陵就　時事議
論亦多耳論者若置少陵於唐詩外豈三百篇
性情議論者非耶常人狃於所習近時又倡爲
對偶排比以爲律政如木偶人衣冠儼然而無
生氣流動謂可以與言詩乎錢思復所作特妙
未嘗不議論而不口於議論未嘗不景物而不

晚唐四靈於景物亦浣花溪上見白頭亂髮兩
耳人耶予嘗謂少陵詩詩則律意則不律以詩
律其不律之意以不律之意律其詩莊生斲輪
手蓋自有不可言傳者至論格高語響如居仁
邠老猶是第二義耳有能於此觀思復者自是
一流具法眼人至元五年春三月十六日湻安
夏溥書

翁氏手跋曰江月松風集爲有元錢思復手書
稿草先民筆墨具有別致好事者因裝裱成冊
錢罄室曹秋嶽相繼收藏秋嶽亡後伯兄駕澂

于金閶見之傾囊得歸一時爭相傳寫未免有
魚豕之誤此本乃予手鈔較對獨細惜有闕脫
無從攷補至字畫間有舛誤亦從闕疑大抵古
人手筆當仍其舊不可妄以己意增損也所得
更有張伯淳貫酸齋書卷元人草元閣湘竹龍
唱和并雜詩柬共此集爲三冊得于康熙丙寅
之杪春而鈔成于季秋之十三日東洞庭山又
張翁栻識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舊鈔本

元錢塘錢惟善思復撰

陳旅序至元戊寅
夏溥序至元五年
一山文集九卷舊鈔本
元進士翰林院檢討東安李繼本撰
黎公頵序景泰癸酉
龜巢摘藁三卷元人鈔本　曝書亭舊藏

元謝應芳撰

毘陵謝先生昔避地吳松之上予適自燕至吳
予友涿郡劉子南氏嘗道先生姓名學行之懿
子願見而未暇焉後十年識先生之仲子于崑

山則先生已歸隱於毘陵矣又十年婁東袁子
英氏以先生年八十邀予賦詩爲先生壽繼又
告曰先生之門人王著集先生之詩鋟諸梓先
生摘其詩之什一與之凡若干卷名龜巢摘藁
復徵予序卷端予辭以未識先生又未嘗閱先
生之詩集何敢率爾從命且衰退不敏又何能
贊一辭於其間哉予言又豈足爲先生軽哉
然子南既稱先生於前予英復頌先生於後況
嘗與先生之子林連牀累日觀其從容詩禮秀
拔儒林則先生之言行可知已傳曰不知其人
視其友不知其父視其子又奚必識先生之面
誦先生之詩哉嘗聞先生之爲人耿介尚節義
與世寡合其爲詩也非有關於風教者不爲也
非有得於情之正者不　也惜先生不少試其
才於時肥遯以終身焉先生有辯惑四卷行于
世皆發先儒所未發其於後學豈小補哉予始
述所聞者如此先生名應芳字子蘭號龜巢云
時洪武十二年歲己未七月既望前江浙儒學
副提舉豐城始豐山人余詮序
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有是言也有能處憂患顛

沛之中不爲外物之所搖奪形於言辭無戚迫
憤懣之病有異於昔人之言者惟君子爲能之
吾於子蘭先生之文見之矣先生蚤有俊譽嘗
爲晉仲俞用中諸公所知生平重然諾勇於
爲義紬繹經史作爲文章咸有根柢與人論辨
不少休在鄉里時請復鄒忠公墓寓吳中
又請作顧元公廟世俗怵於異端邪說先生因
取經傳之言作辨惑編以警之其襟度磊落識
見雅正實爲士林所推重洪武十年冬先生元
子林以郡府所舉至京師先以書諗熊曰某有
舊作學子王著願板刻之乃爲摘數十篇以從
其請子其序之庶不爲醬蒙矣曩先生避兵時
雖漂搖逆旅中所至人欽其德望延致恐後巢
室松江之旁講授之暇卿以詩酒自娛熊託交
十五六年一時倡和者楊維楨廉夫倪瓚元鎮
顧瑛仲瑛俯仰之間淪落泉壤先生年逾八十
歸隱橫山實爲後進之所　其所著述有不
期於傳而自傳者矣吾友中書舍人閩人張至
道評先生之詩雅正純絜法度整嚴可與傅與
厲相伯仲識者以爲名言熊竊窺先生養之厚

氣之充言行卓卓如此蓋喜聞而樂道之者因以冠之篇端先生姓謝氏自號龜巢老人因名其集爲龜巢文稾云范陽盧熊序

龜巢藁十五卷補遺一卷　舊鈔本

元毘陵謝應芳承甫箸

石初周先生文集十卷　舊鈔本

元周霆震撰

文章之在古今猶天地之元氣未嘗一息閒也論者謂文章繫乎世運盛則盛衰則衰是未足爲知斯文者世運盛文章固與之俱盛及其衰也文章不與之俱衰何也盛而非文之用不能以致治衰而非斯文之未喪何以扶當世之衰後來之盛乎蓋盛而衰衰而復盛者世運之常文章與天地竝不隨世運也是以文章顯而世運爲之盛文章藏而世運爲之衰顯顯於天下藏藏於人心藏其本也故凡文章之顯於天下者皆藏於人心者爲之此乃人得之於天所以合元氣以御世運者世運豈得而盛衰之哉然顯者天下共知而尊之藏非知道之君子未易與語此也烏乎廬陵能文章者尚矣近遭世亂

儒道幾墮今英材輩出各以其所能詩若文自高而不知有應俗之慙其將何以極之乎同郡周石初先生績其世學而介然自守其爲文爲詩有古意有奇氣能使人讀之興起而隱居深藏不妄交不求名故雖老成而人鮮識之者余以爲當此之時得如先生數輩以激昂後學使有所法庶幾鄉國有天下士以鳴聖朝啟運之隆而古文復倡於茲豈不足爲廬陵光而未見有志之同者豈天無意於顯者而猶有待耶然則先生之文與詩何可使晦而弗彰乎至是先生之門人晏彥文編錄爲集且道先生之命欲予爲之序予昔雖嘗學於鄉先生之能文辭者未能今又窮處而耋及何能與於此而先生獨不鄙夷之意者天將復顯斯文與先生其知我矣於是述愚所見附於集之末以俟夫能古文而顯者以質其然否焉洪武癸丑孟夏初吉老友劉玉汝成之書

陳謨序　洪武六年

粤若稽古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聲之精者爲詩詩之精者爲雅爲頌古今詩

人之窮無如子美精於詩者亦無如子美顛倒短褐到處悲辛信窮矣致君堯舜自比稷契詩能窮之乎周公思兼三王制作雅頌詩之精者也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亦詩之精者也詩不能窮人也謂子美以詩而致窮且不可謂古聖人而窮於詩可乎同郡周石初先生當不諱之朝必以窮經爲事必以舉進士爲業然天不能使人材不出於科第亦不能使人材必盡出於科第惟材力時命適相値者迺無往不逢耳用是坐廢而先生之門受業滋多先生之文日益富矣予觀唐宋諸大家工於詩者每不足於爲文文不兼詩詩不兼文而先生獨能兼之也迄二十年兵革之禍既裂冠燬冕斷腸招些未之前聞予所覩記石壕新安彭衙之類在治忽者往往有足徵焉而先生一飯不忘君之意惓惓忠愛溢於言外此先生之文之必傳於永久無疑也嗟夫士窮則修於家不窮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孔明所師者龐士元司馬德操所友者崔州平徐元直石廣元孟公威假令南陽秉耒不釋則索然俱爲陳迹矣世豈知有伊呂之事哉然

則先生之不遇其志亦可悲矣先生命其孫安
卿從予正葩之學且挾此稿來就予評予故舉
魯人之論古之死而不朽者以獻焉洪武七年
甲寅中秋日葛化誠夫書

石初周先生予四十年前友也長予十歲始定
交於桂隱劉先生之門時方銳意場屋累試有
司不偶乃歛其英華發爲詩文雄偉俊邁自成
一家有金玉之音無脂韋之態深爲諸老所器
重既而世變紛紜東西奔竄比年復客城西年
逾八十老氣崢嶸顧當時輩行惟予一人存更

唱迭和議論縱橫累日不厭教授子弟必道彝
倫之言平生詩文千百篇厄於灰燼此編特兵
後感時觸事之作不輕以示人間出與予評予
竊觀其學問文思度越輩流且賦性剛介擇交
寡言晚生後進多不知其所爲亦不屑與之語
侵尋莫景歷艱涉危猶傲睨一時決不肯阿順
苟容其胸中所養如此故發爲詞華如風雷振
蕩長江大河令人悚敬而不可涯涘不必循規
蹈矩而藹然溫和不必扼腕張拳而凜然激烈
沈著痛快慷慨抑揚由其平日淹貫諸大家積

之既深發於毫端皆渾然天成類非勉强步驟所能及嗚呼近時詩文一變蹈襲梁隋以夸淫靡麗爲工纖弱妍媚爲巧放肆驕泆傲然自謂古之人厚誣當時以誑惑聾瞽是皆先生之罪人也先生之學切於爲己先生之心樂於及人其素所樹立如予者豈足爲輕重哉特有感於風化之移易鄉之隱君子相謂曰石初氏端莊不矜語必已出生平孤介自信深堅非其人竟席不發一談若可與言輒盡情傾吐然傾吐時甚少故流輩多不合晚遭世變足未嘗入城關

一步名不挂投贈卷中惟教授諸生夜分忘倦蓋其天性然也閱視悲歌慷慨由少陵忠愛根之詩道陵夷首倡正論古風不泯伊誰之力哉斯言也得其彷彿故述之庶足以質予之非誇云歲次玄黓困敦律中蕤賓重午日老友梅間

張瑩書

石初周處士文集諸老先生既序之詳矣處士孫安卿提舉徵言于堅堅何足以知之竊讀處士行狀墓銘作而歎曰當元盛時處士以舉子業試不利乃絕意進取專力古文辭爲一時名

士所推尚向令躋一科授一職則控傿簿書期會間何暇于文且文者氣之發于辭而成章者也處士爲人剛介而和易接物居貧無戚戚容而誨人則如不及晚遭兵亂韜晦名跡守善自信不求人知其蓄德操行如此宜其發于文也不澆而淳不華而質隱然有憫時病俗愛君憂國之誠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處士往矣而安卿以文學授官食報伊始而惓惓于斯集不惟足以想見處士風采亦以知周氏世澤深長也子孫世寶之哉敬以是書于集後洪武辛酉夏六月望晉安林堅謹書

周跋萬歷十九年

周泰跋正統十　年

彭時商輅劉宣夏時正跋成化九年

山窗餘稿一卷明初刊本

元餘干甘復著

趙琥序成化癸卯

甘復先序成化丙午

梧溪集七卷明初刊本　汲古閣舊藏

元江陰王逢原吉撰

太平王生光大以激江權歌詩求予序其端且
曰是詩江陰王原吉作也原吉與予同姓同業
學詩於延陵陳漢卿陳與柯敬仲俱事邵庵虞
公得其傳邵庵蔚然儒宗爲時名臣柯參書奎
章閣卒陳今爲東流尹亦躋顯仕原吉窮而在
下能自以詩鳴家居激江志樂漁隱因以目其
詩初光大得之永嘉陳昌道氏併日夜讀一再
過竊中於心光大事先生久與原吉姓同業同
而其志又同願受一言以爲評噫詩言志無間
於古今無分於隱顯也當堯舜時朝廷有賡歌
之美康衢有擊壤之謠古詩三百篇國風雅頌
皆然漢魏而下舍其心志工其文辭迄於宋季
滋甚我朝疎齋子昂能五言曼碩善歌行邵庵
長於律三四公繼作一洒宋季之陋竝驅晉唐
駸駸乎漢魏而逮於古矣雖然學古有道生歸
持其志養其氣使德存於心而言出諸口志之
大者其氣渟以清其辭婉而直其聲舒遲而旨
意無窮誠如是不期古而古何待有爲哉且予
聞文章與風俗相推移觀激江權歌則盧趙虞
揭三四公之力昭昭矣原吉守漢卿之學宗邵

庵之傳博以三百篇之趣櫂歌春申山水間發情止義不古也哉惜予老不能振之也然聽歌滄浪觀風康衢必有審音者原吉其不鳴天朝而賡歌於上矣乎於乎有所譽者有所試也倚歌而和之樂善有誠也聽其言而知其德觀其志而審其有爲古之人皆云曾謂我媚夫人乎哉王生其懋之生請書其言遂爲序至正丙戌夏新安汪澤民書

士莫先於尚志志之所在言行著焉考其行諦其言可以知其志矣世微道息既不可潔身以

亂倫又不可忘世而獨善飭躬修辭中慮中倫高尚之志隱然可見斯得不謂之君子已乎吾讀梧溪集而得其人焉曰江陰王逢原吉父原吉氣清而才茂學洽而行檢優談論富謀畫弱冠獲譽士林嘗稱疾牢辭臺臣之薦人咸高之遭時多虞以客爲家大府交辟一不就迴翔州里能以一言活黨亂者數千人之命以一檄降惡少五千之眾又聚瘞無錫之殲於兵者千百人之胔骼力可致者不少恡嗇與之語恂恂也至於去就之辨三公不能易其介三軍不能奪

其節故其吐而爲歌詩也一則闡彝倫之大一則襮幽潛之光一物一事之詠未嘗不重致其憂思慨歎焉其辭婉而諷其旨微而貞蓋有得夫六藝之蘊植於事爲者如彼發於詞章者又如此所謂中慮中倫者非歟於乎行藏顯晦士之大致也有義存焉以原吉之才之學無施不可又非無相知者其不願仕者志也志豈異於人哉惟其義而已吾誦其詩不惟嘉其志而又有感焉白駒考槃不圖見於斯也原吉中年築草堂于松之青龍江上以吟詠自娛追惟其大

母徐夫人嘗手植雙梧故里橫河之上今世遠地殊因自號梧溪子示不忘也故集以是名其殆自混於天隨玄眞之流乎雖然其視枉己而舍義者奚啻天壤異時如傳逸民吾必以原吉爲魯仲連之列至正己亥仲秋番陽周伯琦書

世稱老杜爲詩史以其所著備見時事予謂老杜非直紀事史也有春秋之法焉其旨直而婉其詞隱而見如東靈湫陳陶花門杜鵑東狩石壕花卿前後出塞等作是也故知杜詩者春秋之詩也豈徒史也哉雖然老杜豈有志於春秋

者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值其時有不容已者
杜亦然梧溪集者江陰王逢氏遭喪亂之所作
也予讀其詩悼家難憫國難採摭貞操訪求死
節網羅俗謠與民謳如帖木侯張武略張孝子
費夫人趙氏女丙申紀事月之初生天門行竹
笠黃官柳場無家燕諸篇皆爲他日國史起本
亦杜史之流歟逢本山澤之士其淡泊閑靜是
其本狀而有春秋屬比之教故予亦云春秋之
詩也採詩之官苟未廢也則梧溪之春秋得以
私自託也不然何其屬比于冊者班班乎其無

諱若是也訂其格裁則有風流俊采豪邁跌宕
不讓貴介威武之夫者兼人之長亦頗似杜吁
代之勤故殘餘欲傳于世稱爲作人而逢詩不
傳吾不信也至正十九年冬十一月初吉會稽
楊維禎書

顧氏手跋曰鮑丈滌飲向欲刊行梧溪集知毛
子晉所藏在先從兄抱沖小讀書堆屬予勘定
而未果也今丈已下世令嗣規續成先志以作
知不足齋叢書之廿九集深嘉厥意從望山姪
借出竭三旬力補改傳鈔闕誤惟是六七兩卷

板心有粉墨塗改痕跡於次第頗舛錯蓋景泰
板模糊斷爛致有此失又悉爲之推求訂正庶
幾稱善矣然終少七卷第四葉故其三葉末節
石銘題下梧溪自注云有後序而今俄空焉此
集在毛氏時已難得錢曾敏求記具言之予并
見汲古別本鈔刻各半者此兩卷尤舛錯脫落
相較殊遜不知世間尚存洪武印本可足是一
葉以成完璧否也校既畢遂誌於尾而歸之時
嘉慶丁丑歲顧千里書
案此元刊明印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二

字卷中有元本朱文腰形印甲子朱文方印毛
晉之印朱文方印毛氏子晉朱文方印文瑞樓
白文方印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白文方印汲古
主人朱文方印毛晉私印子晉朱文二方印毛
扆之印朱文方印斧季朱文方印蓮涇朱文方
印太原叔子藏書記白文長印

梧溪集七卷　周研農手鈔本　池北書庫舊藏

元　江陰王逢原吉撰

汪澤民序　至正丙戌

周伯琦序　至正己亥

楊維楨序　至正十九年

王氏手跋曰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

[illegible]府知府陳敏政重刻陳刻後序述原吉家世

[illegible]詳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

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卒官掖子徠嘗以才德

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輅宣德中以秀才舉授

南康府照磨未幾卒二子曰顏曰孟不能歸遂

僑居星子之東澗祖母黃母徐躬紡績以教二

子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間周伯琦汪澤民二

序序言原吉初學詩于延陵陳虞卿虞卿與柯

敬仲俱事虞邵庵得其傳與有元盛時楊范諸

公齊驅惜未著其名俟再考之虞卿官東流尹

亦序云涵洋山人跋

又曰元席帽山人王逢梧溪集七卷壬申歲門

人楊庶常名時所貽江陰老儒周榮起研農氏

手錄本也書學鍾太傅稍雜八分終卷如一研

農壽八十有七乃卒今歿才五六年耳

吾吾類稿三卷　文瀾閣傳鈔本

元吳皋撰

胡居敬序曰強圉作噩之祀予還江右抵臨江

假寓天甯寺寺密邇郡庠因與教授吾吾吳先生舜舉游先生嘗語予曰郡承大亂之後民皆習武事厭儒術學宮雖存絃誦絕響教無所敷吾甚恥之既而時異事殊先生屏居閭里闢一室績學藝文惟以奉親訓子爲務勢利紛華之習眎之漠如也郡洊罹兵變干戈相承學宮荒闃袁筠之境遺民逸士聞先生名每延置其家奉贄請益雖武夫悍將多遣子弟就學焉四方縉紳大夫求詩若文戶屨恆滿平居無事操觚染翰著述不厭境與意會必形之吟咏學者多

傳誦之遭時多囏竟齎志以沒惜哉先生沒十餘年其子均彙次遺稿屬爲序予嘗見先生文集篇帙甚富今所存僅若此葢掇拾于喪亂之餘不能全也先生之文典實古雅從容于法度之中其爲詩沖淡和平發乎性情之正世之工乎侈靡浮麗以流連光景嘲弄風月者不可竝論也先生世家臨州履齋丞相之諸孫也蚤游吳文正公之門獲聞聖賢之學故處乎叔世卓然不易所守使得位而見諸用其事業必有可觀也詞章云乎哉均字仲權好學而文能守其

家學云

梁寅序曰予留郡城獲觀吳舜舉吾吾先生詩
尤妙于五言如竹林清颯頓蘇煩鬱如蘭皋秋
露夐殊塵境因歎曰詩形于音音生于心心有
所幹音乃中節先生之詩中節之音也而予未
能知之憶予弱冠時與先生同處豫章郡庠爲
弟子員予之學未知方志有不定因謂人皆然
固予之愧也後三十年先生爲臨江郡博士遂
屢見之以急遽流離未暇考德問業知先生未
盡又可愧也後又二十餘年而先生没矣而始
獲盡觀其詩文皆亹亹古人乃大愧焉以五十
年之交友而知之未能盡何也其失原于自怠
而闇于知人也嗚呼白首巖扃舊交零謝欲求
如先生者與之上論風雅而下評近作其可得
耶先生之子均以先集見示凡先生行事前進
士胡君居敬序之詳矣予書此于後姑以見慕
之之至而愧之之深也

詩權輿於康衢之謠賡載之歌而大備于成周
之風雅頌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已邵康節云
自從刪後更無詩非無詩也無古人之詩也非

無古人之詩也無古人之性情也五言起于李陵蘇武七言起于漢武柏梁詩之爲體非古也絺章繪句嘲風弄月詩之爲教非古也夫以古人之詩如彼而今人之詩如此謂之無果無詩哉其間有能以今人之詩體而寫古人之性情則詩之爲教猶有存者然文章與時高下漢魏之詩猶近于古下至六朝則綺麗之習勝而漢魏雄渾之氣亡矣迨夫聲入于律而絶句八句排律之作則號爲近體而拘拘于對偶嫵青配白爭以纖巧新奇爲尚去古益遠然時之所趨

其可少乎臨川吳舜舉先生蚤知學詩而能上追三百篇之義作爲五七言古近二體諸詩皆本乎性情關乎世教非汎汎而作者前嘗爲臨江郡博士其淑之人者多矣亂離以來全稿散失其子均收輯遺篇于亂定之餘僅得若干首臨江稅課司大使京兆趙君師常見而說之遂率郡中士友命工刻梓以永其傳以予與先生相知之深徵序其端予不敢辭張美和序